

# 敦煌學

## 第三十二輯

- 汪 娟 霞浦文書《摩尼光佛》科冊的儀文復原  
馬小鶴
- 周西波 白澤信仰及其形像轉變之考察
- 林仁昱 敦煌本〈大乘淨土讚〉抄錄狀況與運用探究
- 林雪鈴 敦煌講唱文辭〈秋吟一本〉之文學意象與說服敘事
- 洪藝芳 敦煌收養文書的內容及其文化內涵
- 張家豪 敦煌佛傳文學之特色析論
- 梁麗玲 敦煌「小兒夜啼方」中的咒語流變
- 黃青萍 關於北宗禪的研究——五方便門寫本及其禪法
- 楊明璋 文人入聖域  
——白居易及其詩文的神聖化想像與中、日寺院
- 劉惠萍 敦煌寫本所見「孫元覺」故事考  
——兼論中國「棄老」故事的來源與類型
- 蔡忠霖 從便捷視角審視俗字的書寫心理
- 簡佩琦 敦煌披帽地藏之文本與圖像
- 釋大參 《光世音經》在中原與敦煌的傳播

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

2016年8月

封面題字 臺靜農先生

創刊人 潘重規先生

編輯委員	王三慶	朱鳳玉	李玉珉
	柴劍虹	高田時雄	陳懷宇
	榮新江	鄭炳林	鄭阿財

主 編 鄭阿財 汪 娟

---

## 《敦煌學》稿約

- 一、本刊為敦煌學專業之刊物，園地公開，歡迎海內外學者賜稿。
- 二、來稿以未曾發表之中文稿為限。所有稿件經審查通過後始予刊登。
- 三、論著稿件以二萬字為原則；書評稿以六千字為度。特約稿件不在此限。請儘量提供與 Microsoft Word 相容之完稿磁片或電子檔。
- 四、來稿請標明中、英文篇名，並附個人簡歷(含工作單位、職稱)及通訊資料。
- 五、來稿一經刊登，即致贈作者該刊物一冊及電子檔一份。
- 六、如需《敦煌學》論文撰寫格式或投稿，請逕寄：621 嘉義縣民雄鄉中正大學郵局 56 號信箱。或寄電子郵件至：nhdh5770@gmail.com

# 目次

霞浦文書《摩尼光佛》科冊的儀文復原-----	汪娟、馬小鶴	1
白澤信仰及其形像轉變之考察-----	周西波	45
敦煌本〈大乘淨土讚〉抄錄狀況與運用探究-----	林仁昱	59
敦煌講唱文辭〈秋吟一本〉之文學意象與說服敘事-----	林雪鈴	85
敦煌收養文書的內容及其文化內涵-----	洪藝芳	103
敦煌佛傳文學之特色析論-----	張家豪	137
敦煌「小兒夜啼方」中的咒語流變-----	梁麗玲	155
關於北宗禪的研究——五方便門寫本及其禪法-----	黃青萍	171
文人入聖域——白居易及其詩文的神聖化想像與中、日寺院---	楊明璋	197
敦煌寫本所見「孫元覺」故事考 ——兼論中國「棄老」故事的來源與類型-----	劉惠萍	215
從便捷視角審視俗字的書寫心理-----	蔡忠霖	237
敦煌披帽地藏之文本與圖像-----	簡佩琦	261
《光世音經》在中原與敦煌的傳播-----	釋大參	299

## Table of Contents

Restored Text of Xiapu Manuscript <i>Mani the Buddha of Light</i> ----- -----Wang Chuan and Ma Xiaohe	---- 1
The Baize Cult and Its Changing Images-----Chou Hsipo	---- 45
A Study on Miscellaneous Copies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Eulogy of Mahayana Pure Land" in Dunhuang Manuscripts-----Lin Jenyu	---- 59
A Study on the Literary Images and Narrative Persuasion in Dunhuang Telling and Singing Literature "Qiu Yin Yi Ben" -----Lin Xueling	---- 85
The Content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on Adoption ----- Hung Ifang	----103
An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n the Features of the Buddha's Biographies in Dunhuang Literature ----- Chang Chiahao	----137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pells i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Method for Healing the Night Crying of Children"----- Liang Liling	----155
A Study on the Northern School Chan: The Manuscripts of Five Skillful Means and its Dharma Method ----- Huang Chingping	----171
Literati entering the Sacred Realm: the Sacred Imagination in Bai Juyi's Writings and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Temples-----Yang Mingchang	----197
The research of "Sun Yuan jue" story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Also on the source and classifications of China "abandon the old" stories----- ----- Liu Huiping	----215
An Examination on the Writing Psychology of the Vulgar Characters: A Convenient Perspective ----- Tsai Chunglin	----237
The Texts and Images of Hooded Ksitigarbha in Dunhuang----- -----Chien Peichi	----261
The Spread of the <i>Guangshiyin Scripture</i> in the Central Plain and Dunhuang ----- Shi Dacan	----299

# 從便捷視角審視俗字的書寫心理

蔡忠霖\*

## 一、前言

近數十年來，俗字的課題隨著敦煌文書相關研究的熱絡投入而日益受到重視，可以說整體敦煌學的研究帶動並擴大了俗字的探索。這是因為敦煌寫本中俗訛字連篇累牘，且其文書數量之鉅、涵括範圍之廣、跨越年代之長世所罕見，在未明俗字的情形下進行研究，誤改、誤校、誤錄的情形時常出現，對於研究的質量有著不小的妨礙。從另一方面而言，俗字的定位隨著敦煌文書與其中文字的校錄、整理乃至於研究，有了進一步的認知，從古來的重雅輕俗，甚至崇雅棄俗的態度逐漸轉變成一種更為客觀的看待，俗字在漢字史上的角色可說越來越加明確。對於自古而今的標準字形整理與規範而言，俗字的存在不但與其息息相關，更扮演了雅正文字規範的參考依據與漢字演化脈絡的尋繹功能，它不僅僅是各時代社會大眾用字的真實面貌，更是漢字根深蒂固的文化內涵，可見俗字的存在與流通有其不容忽視的特別意義。

由於漢字以形表意的殊異特性，在字形的演化與應用上不斷顯露出其對於便捷追求的渴望，歷來俗字的形成與流行尤其彰顯了這樣的追求。早期的俗字研究曾有過俗字即簡筆字的認知，如《宋元以來俗字譜》即認為此書出版「對於簡筆字運動上，可以稍稍有一點用處。」<sup>1</sup>。雖然，隨著俗字研究的開展，如今我們已明瞭俗字並不同於簡筆字，但不可諱言的，簡化的確是俗字形成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簡化俗字同時也是海量俗字中的大宗。因此，也可以說俗字書寫的便捷性是其蔚然流行最主要也最重要的因素。有鑑於此，本文將以俗字的便捷性為題，試圖將俗字在便捷追求上的態樣與邏輯作一番分析與歸納，以印證其流行之故。

---

\*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科副教授。

<sup>1</sup> 劉復、李家瑞《宋元以來俗字譜》，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2年12月。

## 二、俗字之「俗」與其實用趨向

《說文》：「俗，習也。从人谷聲。」段玉裁注：「凡相效謂之習」，據《說文》所載，「俗」指的是群眾的風尚習慣，乃眾人相互仿效的結果。而究其本質，所謂「群眾風尚習慣」原本應該是不分階層、無論尊卑、非關雅俗的一種普遍現象，也可以說是社會流行習尚的通稱，並不專屬於下階層百姓。不過，由於傳統精英的士大夫觀念所致，因此後來才有了評價性的雅俗之別，一如「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之謂。也因為這樣的緣故，自古而今，「俗」字幾乎很少代表著正面的意義與價值，常見的語詞如「鄙俗」、「俚俗」、「通俗」或多或少摻雜著某種程度的否定之意。《禮記·樂記》中即有：「移風易俗，天下皆寧」之語，這樣的觀念正是造成歷來俗字整理與研究遲滯的主因。

俗字所代表的書寫習尚在古代向來不被傳統知識份子所重視，在雅正的講求下忽視其價值，甚至視之為悖離正統的邪魔外道。因此古時字書雖然亦不乏蒐錄俗字之作，但除極少數著作<sup>2</sup>外，幾皆是作為一種與彼時標準字形之正對照以指其訛誤的作用而存在。不過，即使如此，從諸多文獻中仍然可以證明俗字無遠弗屆的影響與滲透力是不分階層的，例如今日在敦煌寫本中不分文人百姓、公私文書，其中均有大量的俗字存在，唐·陸德明《經典釋文》論字條例更是直云：「五經字體，乖替者多」，可見俗字之「俗」原本就是當時社會的非雅非俗的共同習尚。無怪乎早在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書證》時即有「官曹文書，世間尺牘，幸不違俗也」之識<sup>3</sup>。稍後的陸德明也認為五經中的俗字異體流傳極廣「改便驚俗」<sup>4</sup>。

過去，在拙著中曾論及俗字的諸多特性，「時地性」<sup>5</sup>便是其中之一，也就是說俗字的身份認定應視時間、地域而有不同（一時有一時之俗，一地有一地之俗），既不能以古律今，亦不能以今觀古一以概之。不過，反過來說，俗字之時地性並不意味著每個時代的俗字互不相同，每個地域的俗字各自迥異。事實上俗字的使用在不同時、地固有其差異，但有更多的情形是俗字的流通超越了時空限制。例

<sup>2</sup> 例如敦煌字樣書 S.388《正名要錄》。

<sup>3</sup> 北齊·顏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臺北：明文書局，1982年2月，頁463。

<sup>4</sup>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0年2月。

<sup>5</sup> 詳拙著《敦煌漢文寫卷俗字及其現象》，臺北：文津出版社，2002年5月，頁50。

如今日所見之俗字有許多早在魏晉南北朝甚至更早即已存在，如「富」字常見寫作「冨」、「冨」，前形可見於〈北魏新興王元弼墓誌〉，後形可見於〈北魏封魔奴墓誌〉，且此二形於今日華人社會中門聯、書法手頭書寫上亦不難發現。甚至中國大陸的簡化字，亦有部分是自古代而來，如「刘」(劉)、「尘」(塵)、「灯」(燈)……等字即分別在《四聲篇海》、《集韻》、《字彙》中可見。

不管是一時一地之流通，抑或是超越時空的限制，這些俗字能夠在短時間乃至於長時間，小區域乃至於大區域蔚為流行，必然是它們的寫法為社會群眾所接納所致。不過，問題在於俗字之所以成為人們的書寫習尚甚至傳習相效，背後代表著一種群體意識的投射與認同，究竟俗字具有何種特性導致人們的普遍認同？或者說為什麼許多俗字在各時代會流傳開來，甚至沿用百千年，連一向視俗字為鄙俗、俚俗書寫字形的上階層知識份子亦無法「免俗」？關於這點，或許應該從文字的使用看起。

語言與文字可說是人們最為普遍的表達工具，皆用以表達個人自主的思想意志。一般認為語言的形成要早於文字，而文字則可視為是語言較精簡的紀錄。不過，儘管同為表達工具，兩者之間實際上仍有所區別。就語言而言，透過語言來表達自主思想意志時，受到個人思想學知差異的左右，存在著一定自由性與個人化。從另一角度而言，由於語言必須能與人溝通，所以又必須大致遵循一定的規則（從眾）。語言表達如此，文字書寫亦復如此，字形書寫上每個人因其學養、生理的差異或可有其自由、特色的空間，但大致是必須依循相當的原則（如書寫標準字形）方能傳遞較為精確的訊息，否則不易溝通。因此，若以表達工具的個人性與其從眾性相較，恐怕從眾才是主要的發展趨向。

文字的書寫如此，俗字當然也無法例外。由於俗字的概念乃相對於各時代標準字而生，它在寫法上和標準字有所不同，因此俗字的使用可視為一種對標準字形的改造。如單純就改造來說，每個人書寫生理、學養本有差異，再加上漢字結體的複雜，對於文字的改造原應該是極為自由而多樣的，實際上有時同一個人、同樣的文字在不同時地書寫出的樣貌也不盡相同。因此，表現在字形改造上的可能性上應該是頗為複雜且難以齊一的。不過，對於標準字形而言，俗字之蔚然成俗卻有其大致的改造趨向：實用。而俗字實用的具體表徵就是便捷，因為其較標準字形便捷，才導致人們在書寫時朝著同一個方向改造。也就是說某個字形寫法

或許一開始只是無心之誤，由於使用上便捷的特性，再加上在群眾趨同以便溝通的認知下，於是很容易擴散而影響到更多的人，得到更多人的認同。

《荀子·正名》在談及名實之辨時，認為名實之間乃因「約定俗成」而達成緊密的連繫，此一觀點亦可轉而拿來說明俗字的形成。所謂的「約定」或可解讀為一種「相效」的群體的認同，這裏所強調的「相效」意味著較不帶個人意見的從眾心理。因此，若從名實觀之，俗字為異體字之一種，且向來為異體字之最大宗，此點應無疑問。不過，針對其佔異體字最大宗這點而言，可見俗字的通行較諸其他類異體字如形誤字、古今字、避諱字、通假字等要來得更廣為社會大眾所接受，因此也流傳最為廣遠。俗字之所以在眾多異體字中一枝獨秀，佔所有異體字的多數，也正體現出這種便捷、實用的走向。

對於俗字的實用性而言，在古代不但極少被提及，甚至可以說缺乏這樣的認知。明·陳士元廣蒐彼時俗字纂成《古俗字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古俗字略》即云其過為：「貪奇愛博」，卻不知「奇」適正為俗字之真實書寫樣貌的展現，而其「博」則是體現出俗字流行的無遠弗屆。且陳士元所說的「奇」，無非是俗字的構形違背了官方規範，因講究實用，所以和彼時標準字形相較自然光怪陸離、奇之又奇。從歷史上來看，自秦書同文字而後，由於意識到文字規範與否直接影響到整個國家政策的推行甚至政局的穩定，故而歷朝歷代不遺餘力的藉立石經、編字書等作為以規範文字，將文字的書寫推向標準化，時至今日標準字形的制定與推行仍然是兩岸教育當局的重要政策之一。但由於漢字結構複雜、書寫費時，自古而今，人們在藉以表達思維情意時，自然而然就朝著工具便捷化的方向前進。也正因為俗字的書寫要較原來的標準字形方便快捷許多，故而造就了其實用性，進而超越時空廣泛的為人們所襲用。

俗字之通俗流行既主要肇因於其便捷的實用趨向，以下就針對其外在便捷表現與內在書寫心理加以論述。

### 三、便捷視角下的俗字

《說文解字》：「便，安也。人有不便，更之。从人更」，意為安適，人有不便於是更改之以求安適。「捷」則有快速之意，《詩經·大雅·烝民》：「征夫捷捷，



每懷靡及」，孔穎達疏：「捷捷者，舉動敏疾之貌」。不論是求便（安適）或者求捷（快速），皆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必然趨向，書寫亦然。若就俗字的形成原因以論，可以說是極具複雜性、開放性與多面性的，過去拙著曾對俗字的成因粗略的二分為「心理層面」與「非心理層面」，並且也針對敦煌漢文寫卷俗字之類型作了歸納<sup>6</sup>。但若對整體俗字的流行、流傳之因進行探索，如同前文所述，追求便捷恐怕才是眾多因素中最主要也最關鍵的，也就是說因為對便捷的追求而對漢字進行改造，是絕大多數俗字形成最主要的原因。而針對俗字在便捷上的講求而言，大致表現在「書寫」、「識記」兩個層面上，下文將一一加以分析並舉例印證。

### （一）書寫之「捷」

在書寫層面上，改造標準字形以求書寫快捷是俗字最主要也最為常見的形成因素。由於漢字結體繁複、書寫費時，因而有追求速捷的當然需求。書寫時在無形的方框中，為使容易、簡單，常出現許多使書寫更為快速的作法。略而言之，在追求書寫速捷的手段上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 1. 減省

「減省」是俗字對於彼時標準字形最通俗流行也最直接的改造，依其現象歸納一般又有以下三種減省的方式：

##### （1）筆劃的減省

漢字筆劃繁多，以台灣 4808 常用字而言，經統計每個字的平均筆劃約 12.2 劃，因而在書寫時常為了快速而減省了部分的筆劃，舉例如下：

◎甘博 078《維摩詰所說經》卷中《觀眾生品第七》：「我乃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其「菩」字寫作「𦰇」。為求速而省去下方聲符「音」之初筆。

◎S.388《正名要錄》：「喬：木」，其「喬」字寫作「𦰇」。上半之「夭」省去首筆作「大」。

◎敦研 035(2-2)《妙法蓮華經》：「求名菩薩，汝身是也」，其「求」字寫作「𦰇」。省去右上之末筆。

<sup>6</sup> 蔡忠霖《敦煌漢文寫卷俗字及其現象》，頁 63、159。

◎浙敦 026《黃仕強傳》：「仕強先患疔癰，並悉除損。身體肥健，非復常日」，其「肥」字寫作「**肥**」。省去右半「巴」之中間豎筆。唐·顏元孫《干祿字書》載有此形注為「通」。

◎S.189《老子道德經》：「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其「害」字寫作「**害**」。「害」字據《說文》：「害：傷也。从宀，从口。宀、口，言从家起也。丰聲。」唐時《五經文字》標準字形亦從「丰」，俗字省其撇筆，並縮短其豎筆寫作「土」，《龍龕手鑑》錄有此形。

## (2) 部件的減省

漢字絕大多數是由兩個以上的偏旁或部件組成，除筆劃之外，俗字的書寫也時常減省了標準字體的部件來達到書寫速捷的目的。而在減省部件的方法上，有省略原構字部件部分形體者，如：

◎S.388《正名要錄》「右依顏監《字樣》甄錄要用，考訂折衷，刊削紕繆」一類中錄有「傳：相承」，其「傳」字寫作「**傳**」。乃將原來的部件「**𠂔**」減省為「**𠂔**」以易於書寫。

◎P.3366《燕子賦》：「燕子單貧，造得一宅舍。乃被雀兒強奪，仍自更着恐嚇」，其「單」字寫作「**單**」。「單」字上部原從兩「口」，簡筆寫作「△」（三角口），此寫法在寫本中極為常見，如 S.2073《廬山遠公話》：「一句一偈」之「句」、敦研 219《道行般若經》「棄捐三寶」之「捐」、敦研 136《金光明經》「城邑村落」之「邑」等，其部件「口」皆寫作「△」。「單」字下半部件「**卑**」之豎筆縮短，因而省作「早」。

有直接省略構字部件者，如：

◎S.799《隸古定尚書》：「惟先王建邦啟土」，其「啟」字寫作「**啟**」，右半的「女」省略。

◎S.5594《開元釋教大藏經目錄》：「謹具逐部帙卷數字號如後」，其「號」字寫作「**號**」。其右半聲符「虎」省略。

亦有以較簡易的替代符號取代原有部件者，如：

◎甘博 129《注維摩詰經》卷三：「无以穢食，置於寶器」，其「器」字寫作「**器**」，字形中原來所從之「犬」省作「一」。

◎成 96《目連變文》：「母生慳吝之心，不肯設齋布施」，其「慳」字寫作「𤝵」，右半聲符「堅」所從之部件「臣」省作「𠂔」。

### (3) 整體的減省

在俗字減省的方法上，尚有針對整字的減省，也就是對整字結構進行大部分甚至整體改造。如新造的會意性俗字：

◎S.388《正名要錄》「正行者正體，腳注訛俗」一類中「罷」的訛俗字寫作「𠂔」。據《說文》：「罷：遣有辜也。从网、能。」可見乃取「不用」二字合為「罷」之「遣放罪人，不加任用」意。此形《顏氏家訓·雜藝》中有「不用為罷」<sup>7</sup>之句，顯見其流行時代甚早。

◎P.2965《佛說生經》：「人眾總鬧，以火投薪，薪燃熾盛，守者不覺」，其「鬧」字寫作「𠂔」。據《龍龕手鑑》：「𠂔，奴教反，不靜也」，與「鬧」字異體同意，並收有俗字「𠂔」。因此「𠂔」之形乃「𠂔」字之變，取其「市人為鬧」之意，整體結構作了簡省。

另有直承自草書寫法，或者將草書寫法加以楷定的方式，如：

◎P.2133《金剛般若婆羅蜜經講經文》：「正見門中事不收」，其「事」字寫作「𠂔」。按：此為「事」之草書，如唐·孫過庭〈畫譜〉「事」字即作「𠂔」，屬整體結構的減省改易。

◎S.545《失名類書》：「露泫蘋蘭，映尚階而綴佩」其「蘭」字寫作「𠂔」。唐·孫過庭〈書譜〉「蘭」字寫作「𠂔」、懷素〈草書千字文〉寫作「𠂔」，可知「𠂔」之寫法應由草書而來，屬整體結構的減省。

整體的減省方式還有將兩字省形並合為一字的「合文」，如：

◎P.2173《御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宣演》卷上：「又依功德施菩薩論云：佛所說法，咸歸二諦」，其「菩薩」二字合為「𠂔」。另外如「菩提」作「𠂔」（見 S.6557《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𠂔」（見 P.2305《妙法蓮華經講經文》）亦是如此。

◎S.318《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又弟（第）三十六橋陳如品」，其「三十」兩字合為「𠂔」。其他如「四十」寫作「𠂔」（見 S.6543《老子道德經》）

<sup>7</sup> 北齊·顏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頁 514。


亦為整體結構減省之例。



## 2.黏合


俗字另一追求書寫速捷的主要手段為「黏合」。此處所說的「黏合」是指俗字在書寫的過程中將原來應該獨立的筆劃、部件或結構合而為一，以求取書寫時的速捷。在我國書體的演變上，行書、草書的形成原因之一便是大量使用了黏合的技巧，所謂「行如行，草如走」相對於「真如立」<sup>8</sup>相當程度而言也正是這種因素的實踐。因此，也可以說「黏合」是俗字書寫快速的主要手段之一。以下分別舉例：


### (1) 筆劃的黏合

筆劃的黏合一般又稱之為「連筆」，在俗字的書寫上極為常見，指為了書寫方便，在書寫時將相離的兩個或多個筆劃連成一筆以達速捷之目的。例如：

◎敦博 011《妙法蓮華經·常不輕菩薩品》：「爾時常不輕菩薩，豈異人乎？」其「豈」字寫作「」，原「豆」字下方兩筆黏合為一橫。

◎S.388《正名要錄》「右依顏監《字樣》甄錄要用者，考定折衷，刊削紕繆」一類中錄有「」，即「嗇」之俗字。「嗇」上半原從「土人人」，為書寫便捷故將「土」兩旁的部件「人」左右黏合寫作「」。《龍龕手鑑》錄有此形，注為「俗」。

◎S.388《正名要錄》「右正行者楷，腳注稍訛」一類中錄有稍訛字「」，即「回」之俗字。「回」字原從「口口」，為書寫便捷故將口內的「口」兩豎筆上延伸黏合。此寫法極為常見，如 S.2073《廬山遠公話》：「千轉萬迴」之「迴」、P.3561《千字文》「徘徊」之「徊」等，所從之「回」均作此形。《千祿字書》收有此形，注為「俗」。

◎S.388《正名要錄》「右正行者正體，腳注訛俗」一類中「俗」字之訛俗字作「」。「俗」字聲符「谷」第三、四筆原為相接的左撇右捺，俗字將筆劃黏合連筆作「一」。此形於漢隸中即存在，《正名要錄》列為訛俗字，《龍龕手鑑》亦收此形，下注「音俗」。

◎P.2965《佛說生經》：「陳太建八年歲次丙申，白馬寺禪房沙門慧湛敬造經藏」，

<sup>8</sup> 語出宋·蘇東坡〈書唐氏六家書後〉，見《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2206。

其「馬」字寫作「𠂔」。原來馬字下的四點以一橫筆代之。其他從四點之字如「照」、「鳥」乃至於從「糸」的三點均時常出現橫筆取代。

## (2) 部件的黏合

除筆劃外，俗字中原來獨立的部件亦常為求書寫快速而加以黏合，略舉數例如下：

◎P.3742《二教論》：「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其「能」字寫作「𠂔」。右半兩部件「匕」黏合為「𠂔」，此寫法之俗字極為常見。

◎Φ096《雙恩記》：「錢絹綾羅泛指埠，金銀珠玉何窮數」，其「錢」字寫作「𠂔」。右半的「𠂔」上下兩個「戈」黏合作「𠂔」。

◎敦研 365《大般涅槃經》：「攝取無礙，增上善根」，其「攝」字寫作「𠂔」。「攝」字右半聲符「聶」原從三耳，俗寫將三個部件黏合寫作「𠂔」以求便捷。

◎P.3873《韓朋賦》：「韓朋已死，何更再言」，其「朋」字寫作「𠂔」。「朋」字原從兩月，俗字合兩部件寫作「𠂔」，屬追求便捷之部件黏合。

◎S.388《正名要錄》：「右依顏監《字樣》甄錄要用者，考定折衷，刊削紕繆」一類中「處」字寫作「𠂔」。原「虍」部件分離，俗字黏合寫作「𠂔」，又下方的「処」原亦為獨立兩部件，俗字黏合連筆作「𠂔」，均為便捷之故。《五經文字》收有此形，下注「俗作𠂔非」。

## 3. 自由

在書寫之捷上，最後要提的是俗字書寫的自由性。由於俗字並不為當時所規範，或者說它向來與規範無關，使用的目的無關正誤，重在實用。這種實用傾向在知識份子的身上，礙於政令、科舉等因素的限制，雖然遭到相當程度的壓抑，但在尋常百姓的手頭使用上則是開放許多。因此，整體而言，俗字的字形書寫有著很大的自由性。例如筆劃書寫上經常彼此代用，如：S.388《正名要錄》「右依顏監字樣甄錄要用者，考定折衷，刊削紕繆」中「肥」字寫作「𠂔」。俗字將「肥」字右半「巴」之豎筆改為橫筆。S.214《燕子賦》：「遂喚燕子，且飲二升」，其「且」字寫作「𠂔」。原本「且」字內部從兩橫劃，俗字改為一豎筆代之。S.799《隸

古定尚書》：「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其中「庶」字寫作「𦉰」。「庶」字下方原從「灬」（火），俗字改其筆形作「从」。

其次，在同一字的部件書寫上變化亦極大，就同為從「芻」之偏旁而言，如「𦉰」字 S.1456《妙法蓮華經第五》作「𦉰」、S.214《燕子賦》作「𦉰」、S.610《雜集時要用字》作「𦉰」。「搗」字 P.3906《碎金》作「搗」、胡適藏本《降魔變文》作「搗」、P.2717《碎金》「搗」字作「搗」。「芻」字 S.2616《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作「芻」、S.6825V 想爾注《老子道經》分別有「芻」、「芻」、「芻」三形。其他如「鷄」字 S.2832《願文等範本》作「鷄」、「鷄」字 S.5584《開蒙要訓》寫作「鷄」。「調」字 P.3906《碎金》作「調」，寫法形形不同。其他如「還」、「環」、「寰」……等字的部件「寰」，及「權」、「歡」、「觀」……等字的部件「藿」也有相同的情形。

甚至在整字的書寫方式也變化頗多，例如：「處」字寫法極多，據《敦煌俗字典》S.388《正名要錄》有「處」、「處」二形；敦研 24(5-3)《大方等大集經》有「處」、「處」二形；敦研 042(2-1)《妙法蓮華經》作「處」；S.76V《長興五年正月一日行首陳魯修牒》作「處」；S.462《金光明經果報記》作「處」；Φ096《雙恩記》作「處」；敦研 151《道行般若經》作「處」；敦研 244《大般涅槃經》卷六作「處」；敦研 127《大般涅槃經》作「處」；敦研 244(2-1)《鞞婆沙論》作「處」；敦研 033(3-3)《大般涅槃經》作「處」；敦研 030(2-1)《大智度論》作「處」；敦博 072《妙法蓮華經》卷四作「處」；浙敦 027《大智度論》作「處」等共十四個不同寫法。

雖然這些俗字細分其字形或各有其體系與構形原因，但同一個形體竟有如此多的寫法，可以從中看出其追求速捷的書寫自由樣貌。

## (二)識記之「便」

俗字除了簡化字形以追求書寫簡速之外，有許多俗字的流行不單純是因追求字形簡化，反而著重在「識認」或「記憶」上的方便。因為漢字以形表意，固然每個字的偏旁、部件溯其源都各有其代表的意義，彼此截然可分。不過，當人們眼睛看到一個字形時，腦裏連結的是它的意義，若字形本身與意義的連結密合度不夠理想（字形不易示意），就會出現改造它以求安適（便）的情形。在漢字複

雜的結構中，每個字常由數個偏旁或部件所組成，大部分漢字具有兩、三個偏旁或部件，許多常用的字如：「壽」、「鬱」、「讓」、「險」、「豐」、「濟」、「藥」、「歐」、「麵」、「學」、「繼」、「證」、「擴」、「關」、「撥」、「疆」……等組成部件都在五個以上，在識記上造成一定的負擔，於是許多增進識記的改造便應運而生，以降低這樣的負擔。以下分為「識認便利」與「記憶便利」兩方面加以析論。

### 1. 識認便利

漢字組成部件眾多，許多字的形符、聲符構形在造字之初或有其當然的邏輯，但經過漫長時空變遷，後世人們的思想、文化上與造字之初有著部分落差甚至阻隔，在使用文字時感受到其字形與意義或讀音間的連繫就當時的理解或讀音而言不夠貼切，因而改造其原有（標準）字形，試圖以更便利的形符、聲符來示意或示音。以下分別敘之：

#### （1）改變形符增強識認

俗字中有因為字形原來形符表意不夠明顯，因此改以更易識認的形符、聲符取代，以加強其表意或表音功能。例如：

◎S.5431《開蒙要訓》：「頗黎（玻璃）瑪瑙」，其中「瑪瑙」二字寫作「**碼瑙**」。

玉部在作偏旁時寫作「王」，改以「石」取代之較「王」更能表現出玉石之質的意義。

◎S.6659《太上洞玄靈寶妙經眾篇序章》：「精光亂眼，不可得看」，其中「亂」字寫作「**乱**」。據《說文》：「治也。从乙，乙，治之也；从亂」（大徐本），原字「亂」之形符所組成的意思曖昧難明，後人改從「舌」，以「言語足以為亂」表其「亂」之意。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書證》中提及彼時學者不通古今之弊有「亂旁為舌」<sup>9</sup>之語，即在指此俗字。

◎胡適藏《降魔變文》：「不向園來三數日，倍加修飾勝常時」，其「飾」字寫作「**飾**」。據《說文》：「飾，刷也。从巾，从人，食聲」，原來的右半兩形符「人巾」表人持巾擦拭之意，與「拭」為古今字。後意義產生變化，「飾」多作「裝飾」之意，形符表意不明顯，且右半形近於「市」，故俗字改為「**飾**」，同時增強其表音功能。

<sup>9</sup> 北齊·顏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頁463。

◎甘博 003《佛說觀佛三昧海經》卷五：「猶如畫瓶中盛糞穢」，其「糞」字寫作「糞」。據《說文》：「糞，棄除也。从升推𦍋糞采也」，「𦍋」隸變後作上「米」下「田」，下方之形符「共」(升)原表以手推之意，表意不夠明顯，俗字改作「土」以增強糞土等穢物之意。

## (2) 改變聲符增強識認

原來的標準字形也有因為聲符表音不夠明顯或和當時讀音有落差，因而改以更易識記的形符、聲符取代，以增強表意或表音。例如：

◎S.617《俗務要名林》「舐觸」之「觸」寫作「𧣾」。據《說文》：「觸，抵也。从角蜀聲」將原來的聲符「蜀」換為「牛」，變形聲為會意，以「牛角」會觸人之意，使其更易識認。

◎S.6659《太上洞玄靈寶妙經眾篇序章》：「又見死者，形魂憂惱」，其「惱」字寫作「𡗗」。「惱」字《說文》原作「𡗗」，乃「從女𡗗聲」，約至唐代改作「惱」。「惱」字據《廣韻》乃「奴皓切」，「農」則為「奴冬切」，聲母皆屬泥母。且原來聲符「𡗗」不成字，較不常見，因此改以聲符「農」取代，識認上更方便。

◎S.388《正名要錄》「右字形雖別，音義是同。古而典者居上，今而要者居下」一類中，今而要的「漆」字寫作「𦉳」。據《說文》「漆，水。……從水𦉳聲」，聲符「𦉳」表音並不明顯，因此右半改作「七木」，以合其木汁之意，並藉「七」表音，使其更易識認。

◎S.512《歸三十字母例》：「從：前牆𡗗(潛)秦」，其「牆」字寫作「𡗗」。「牆」字原來的聲符「月」表音不夠明顯，因而改從「土」以表其土作之牆的意思，捨聲符而易之以形符，表意上更加明確。《干祿字書》錄有此形標為「牆」之俗字。

◎甘博 001《法句經》：「欲離一切苦，但勤行道」，其「勤」字寫作「𡗗」。據《說文》：「勤，勞也，從力堇聲」，原來的聲符「堇」不成字且較少見，標音不夠明顯，俗字改從「亻」，易聲符而為形符，取其「人力當勤」之意，表意更明確。



## 2. 記憶便利

除了識認之外，由於前述的漢字結構複雜、構成部件頗多，因此造成記憶上不小的壓力。為克服此一問題，俗字另採用了「混同」的作法來降低構字部件的數量，混而不辨部件的結果實際上就減少了記憶的負擔。所謂的「混同」也就是原來寫法不同的兩部件因特定因素被另一方同化。大致而言，約有以下三種方式。

### (1) 形似混同

就混同的方式而言，「形似混同」是最為常見的因素，也就是一字的偏旁、部件因為構形類似另一偏旁、部件，因此常有意無意的誤寫。潘重規先生曾針對敦煌俗字之混淆提出「瓦凡不分」、「文支不分」、「門鬥不分」、「人彳不分」、「彳彳不分」、「弋戈不分」……等諸多例證<sup>10</sup>，拙著亦曾據此加以擴張歸納<sup>11</sup>，這些例證皆為形似混同。在形似混同中，有因部件形似而混同者：

◎S.2614《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目連那邊仍未喚，獄卒擎叉便出來」，其「仍」字寫作「**仍**」。「仍」字右半之「乃」與「及」形近故混同。

◎S.388《正名要錄》「右依顏監《字樣》甄錄要用者，考定折衷，刊削紕繆」一類中「抑」字寫作「**抑**」。「抑」字右半的「印」形近於「印」，因此俗寫混之。

◎P.2173《御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宣演卷上》：「竊惟君唱臣和，絲發輪（綸）行」，其「竊」字寫作「**竊**」。「竊」字穴下原從「采鹵」，俗寫改為「耒禺」，兩形皆形近而混。《龍龕手鑑》有此形，注為「俗」。

亦有因整字形似而混同者，如：

◎S.799《隸古定尚書》：「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其「羌」字寫作「**羌**」。此形在《干祿字書》中錄為「差」之俗字，另外如 P.2965《佛說生經》：「衣服鞍勒，一無差異」之「差」亦作此形。「羌」之作「**羌**」乃形似而整字混同。

◎P.2965《佛說生經》：「王又詔曰：『若已虵（蛇）維，更增守者，嚴伺其骨』」，

<sup>10</sup> 見潘重規《敦煌俗字譜》序，臺北：石門圖書公司，1978年8月。

<sup>11</sup> 蔡忠霖《敦煌漢文寫卷俗字及其現象》，頁50。

其「若」字寫作「𠵽」。「𠵽」為「答」字之常見俗寫，如敦研 020《大般涅槃經》、P.2299《太子成道經》之「答」字便作此形。「若」之作「𠵽」乃形似而整字混同。

## (2) 類推混同

除了偏旁部件因形似而混同之外，有一類俗字的形成無關字形書寫快速、省時與否，而是在書寫時受到上下文或同字的偏旁部件影響，因而在心理上或有意或無意產生的類推混同。類推混同或稱之為「類化」，其書寫的表現有時不在於字形的簡化，許多時候它反而複雜了字形，但這種心理上不假思索，潛意識據形以推的方式卻無疑也是一種減少記憶負擔而求便的表現。其中有受前後文影響而類推者：

◎S.6836《葉淨能詩》：「即合永為奴僕」，其「僕」字寫作「𠵽」。此形乃受到上字「奴」的影響因而改「人」作「女」。

◎P.2305《妙法蓮華經講經文》：「樓臺瑪瑙修，階道琉璃布」，其「瑙」字寫作「𠵽」。此形乃受到上字「瑪」右偏旁影響而類推混同，將左「玉」旁改作「馬」。

或有因同一字中之部件而類推混同者，如：

◎S.388《正名要錄》：「繻：帛」，其「繻」字寫作「𠵽」。「繻」字右半原從上「雨」下「而」，受下方部件「而」類推混同故改「雨」為「而」，右半從二「而」之形。此形頗為常見，如「儒」、「擣」、「櫛」、「濡」等字亦常作如此作。

◎S.76《食療本草》：「木瓜：溫。右主治霍亂、澀痺、風氣」，其「澀」字寫作「𠵽」。「澀」字右上本從兩「刃」，由於受到右下兩「止」類推同化，因此改作「止」。

亦有加上與前後字相同偏旁（通常是形符）者，如：

◎P.3906《碎金》：「叵耐：頗柰」，其「叵」字寫作「𠵽」。此乃受後字「耐」之右偏旁影響而產生類推混同，將「叵」右方加上「寸」。

◎S.2832《願文等範本》：「闡念以孤鸞而獨處，林（臨）鏡匣而增悲」，其「匣」字寫作「𠵽」。此形乃受前字「鏡」之左旁影響而類推混同，將「匣」字

左方加上「金」旁。

### (3) 輾轉混同

在俗字的混同方式上，尚有一類混同是致俗部件與標準字形構字部件相似度並不高，但由於與第三字形的寫法相近，因而間接混同，此處稱之為「輾轉混同」。舉例如下：

◎甘博 136《道行般若經》卷九：「無有能過六波羅蜜三昧」，其「能」字寫作「𧈧」，「能」字俗寫右半常作「𧈧」，如 S.388《正名要錄》「右正行者楷，腳注稍訛」中即錄有「𧈧」字，「長」字作「𧈧」在〈居延漢簡〉中即可見，後世草書亦常見，如唐·賀知章《孝經》即寫作「𧈧」，可見俗字「𧈧」右半乃輾轉由「𧈧」連筆為「𧈧」，再混作「長」。

◎敦研 129《金光明經》：「安隱豐樂，人民熾盛」，其「豐」字寫作「𧈧」。「豐」之俗寫常省作「𧈧」，如 P.2536《春秋穀梁經傳》：「豐年補敗」即寫作「𧈧」，再由上方的「曲」輾轉混同為近似「回」（「回」之俗寫）之形，故寫作「𧈧」。

◎S.2614《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智惠劍勤磨，不（疑衍）煩惱林而誅」，其「劍」字寫作「𧈧」。「劍」字俗寫常將聲符「僉」改作「金」，又將「刂」（刀）混作「刃」，如 P.2305《妙法蓮華經講經文》：「劍樹利兮森森，刀山聳兮岌岌」之「劍」便寫作「𧈧」，進而輾轉又混「刃」為「丑」，故有從「金丑」之形。

◎Φ096《雙恩記》：「強欺弱者，幾時解息於冤家」，其「弱」字寫作「𧈧」。「弱」之俗字有作「𧈧」者（S.76《食療本草》），原因疾寫而有此形，因寫法似「苟」之俗寫「苟」（《干祿字書》錄為「苟」之俗字），故輾轉混作「苟」，從兩「苟」。

◎P.2524《語對》：「桑陌」，其「桑」字寫作「𧈧」。「桑」之俗寫常作「𧈧」，漢隸中常見，如〈華山廟碑〉、〈禮器碑〉即如此作，《五經文字》亦錄此形，注為「桑」之訛字。而「𧈧」之字形上半形近於「幸」字，故輾轉混作「𧈧」。

除上述歸納中簡單所舉諸例之外，為減少識記壓力，在俗字構形上遇有不成字或較罕見部件，常會代以較常見且形近的成字部件。例如：「回」極少獨立使用，在俗字構形上常被書寫作「向」，如 S.388《正名要錄》「右本音雖同，字義各別例」中「垌：野」，「垌」字寫作「垌」、「扃：戶」則「扃」字寫作「扃」。

Φ096《雙恩記》：「此乃孤高迴聳」，「迴」亦寫作「迴」。其他如「抑」字右半「印」罕用，故改成「印」（見前文「形似混同」S.388《正名要錄》「抑」例）。「竊」字右下部件「离」罕用，故常寫成形似且較常見的「禹」（見前文「形似混同」P.2173《御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宣演卷上》「竊」例）。前例S.2832《願文等範本·亡兄弟》的「齊」字下半由於「耳」不成字，因此代之以形似且成字的「耳」。這樣的情形在俗字中並不罕見，雖然繁化了字形，無非也是為了求便求捷。

除了以常用代罕用部件的俗字，也有部分繁化的俗字雖非為了識記方便，仔細推敲卻也和便捷有著間接關係，例如：「拯」之寫作「拯」（浙敦 026《普賢菩薩說證明經》）、「極」之寫作「極」（S.610《啟顏錄》）、「薑」之寫作「薑」（S.2231《大般涅槃經卷卅九》）、「弘」之寫作「弘」（S.2067《華嚴經卷十六》）、「參」之寫作「參」（S.238《金光明經》）……等，字形雖然繁化，看似亦和識記沒有直接關係，卻是因為從部件「彡」之字常寫作「一」、從部件「口」之字常寫作「厶」極為頻繁，故而逆向影響了從部件「一」、「厶」的其他字混作「彡」、「口」。

另外，有些俗字出現偏旁、部件位移的情形，如「蘇」字寫作「蘇」（S.6981V《十恩德》），此類字許多是書寫時藝術性的字形變化，但其中一部分原因或許也和漢字構件較多，組合時又有其固定空間位置，故任意安之以求其便有關。

#### 四、對俗字書寫心理的另類審視

上文就造成俗字廣泛傳播之構形因素作了探索，反映了人們在便捷追求上的書寫態樣。整體而言，姑且不論個別字形，由於漢字結構繁複，大部分的字形都具有複數部件，因此觀察敦煌俗字的構形，可以說處處可見其便捷心理的反映。從另一方面來看，漢字書寫的求便求捷固然在形之而外的諸多字形上顯而易見，但潛藏在內的追求便捷心理以及其反映的現象更值得進一步探求。為瞭解此點，以下將從整體俗字的統計、歸納來加以驗證。

本文一再的提到，由於漢字結構複雜、書寫不易，這導致漢字從未間斷在書寫上求便求捷。那麼這是不是意味著：筆劃越是偏少，結構越是簡單的漢字其致俗的情形必然較少，相反的，筆劃偏多、結構繁複的漢字俗寫必然更多？為此，我們從黃征所著《敦煌俗字典》中隨機抽樣了兩百五十個字頭，依其現代字形筆

劃的多寡由少到多分成五個區段：一至五劃、六-十劃、十一至-十五劃、十六至廿劃、廿一至廿五劃<sup>12</sup>，每個區段各抽樣五十個字頭，並個別統計其俗字數量<sup>13</sup>。其中，《敦煌俗字典》雖錄為俗寫，但檢之唐代字樣書若符合規範則捨之不計<sup>14</sup>。

首先，在採樣所得的兩百五十個字頭中，我們從中取數量相當且俗字數差異較大的的兩類字頭作比較，欲明其不同。其一是只出現一個俗字的字頭，這類字頭共六十五個，依筆劃序分別為：

九八千丹井介六片包北可弁扒斥白矛立友百兌別告  
村甫貝房杵采訃躬高鬲帶陳捶棒費感愁察粹膏餅輪  
編誕績擦濬繁艱繪纂殲黯鑿攪麟釀鹽籬蠻鑊鷓鷯

而另一類是出現較多俗字的字頭，為與只出現一個字頭的俗字數量相當，此處取出現五個俗字以上（含五個）的字頭共六十六個，依筆劃序為：

凡不斗比乏叫尼打民瓜多成次臣低佛妒床典初孤長  
差根浮乾得船弼復惡殘等牒頓奪構齊德冀壁導窺辨  
龜禪舉歸獵豐離疆辭繼攝爛纏覽護霸鶴歡轡蠶靈觀

接著統計這些字頭的平均筆劃數，發現只出現一個俗字的字頭平均筆劃是 11.86（取至小數點後第二位，後同）劃，而出現五個俗字以上（含五個）的字頭平均筆劃數為 12.98。明白可以看出筆劃及結構越複雜的漢字，的確出現的平均俗字數較多，也就是漢字越是筆劃及結構複雜，越容易出現俗字。

但若進一步將採樣的兩百五十個字個別作俗字數的統計，結果如下表：

筆劃區段	總俗字數	平均俗字數
1-5 劃	154	3.08
6-10 劃	185	3.7
11-15 劃	201	4.02
16-20 劃	214	4.28
21-25 劃	173	3.46

表一：各筆劃區段平均俗字數統計

<sup>12</sup> 廿五劃以上的漢字由於數量不多且多生僻字故不採計。

<sup>13</sup> 見附錄《敦煌俗字典》俗字抽樣統計表。

<sup>14</sup> 主要以《干祿字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等唐代字樣書所載錄的標準字形作為依據。例如《敦煌俗字典》字頭「弘」下錄有五個俗字，其中錄有《正名要錄》「𠄎」，此字檢之《干祿字書》注為「𠄎弘：上俗下正」，故不計。另字典中雙字頭字亦不錄，如「塗途」。

由此表看來在一至廿劃漢字的區段中，俗字平均數由 3.08—3.7—4.02—4.28 呈現上揚趨勢，同樣符合漢字筆劃越多越易出現俗字的看法。但在廿一至廿五劃漢字的區段中，俗字平均數卻減少至 3.46，僅大於一至五劃漢字的平均俗字數，反而比筆劃較少的其他筆劃區段漢字來得少。可見得筆劃及結構複雜並不是衍生的俗字的唯一因素。

不過，既然在廿劃的漢字之前，俗字平均數的確隨著筆劃及結構的增多而增加，可見筆劃、結構的增多仍左右著俗字的產生，也就是大致上筆劃結構複雜之字較為容易產生俗寫。但由於筆劃、結構最複雜的廿一至廿五劃區段中俗字平均數不昇反降，可見得影響俗字產生的書寫心理因素中除了筆劃、結構複雜之外還有其他因素。就漢字的書寫心理而言，一般認為較常使用的文字出現異寫的情形較高，而較少使用的文字出現異寫的情形普遍較低。因此，我們認為除了筆劃、結構之外，俗字使用的活躍與否和該漢字出現頻率三者間有著一定關係，為印證此種推論，以下將以各字頭一一比對古代字頻資料庫。

此處所採用的字頻資料庫是語料規模約 1500 萬字的中國大陸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古代漢語語料庫字頻表〉<sup>15</sup>。由於本文抽樣的字數並不多，為方便統計，因此運用方法為將〈古代漢語語料庫字頻表〉中共 6188 個單字每 100 個字作為一個區段，例如：出現頻率最高的第 1 至 100 的單字作為區段一，頻率其次的第 101-200 的單字作為區段二……出現頻率最低的第 6101 至 6188 的單字作為區段六十二，而不見於此 6188 字中的俗字字頭則作為區段六十三。也就是區段代表數字越小，其出現頻率越高，如第一區段。而區段代表數字越大，其出現頻率越低，如區段六十三。

我們先將採樣中只出現一個俗字的六十五個字頭作比對，發現其在〈古代漢語語料庫字頻表〉中的平均出現頻率為 21.35，而出現五個俗字以上（含五個）的六十六個字頭平均出現頻率為 10.86，俗字數多的字頭其在古代出現頻率明顯高上許多。此外，若再將五個筆劃區段中的二百五十個字頭一一比對〈古代漢語語料庫字頻表〉<sup>16</sup>，並加以統計其平均字頻區段，得到下表數據：

<sup>15</sup> 見「語料庫在線」網站（<http://www.cncorpus.org/index.aspx>）。

<sup>16</sup> 參附錄。

1-5 劃	6-10 劃	11-15 劃	16-20 劃	21-25 劃
12.1	13.02	14.02	19.8	28.18
←高頻率			低頻率→	

表二：採樣字頭平均字頻統計

由此統計結果可知本文採樣的各筆劃區段漢字其平均出現頻率大致依筆劃增多而降低，亦即筆劃較少的漢字其平均出現頻率較高，而筆劃較多的漢字平均出現頻率較低，此點或亦可視為漢字書寫求便求捷的一種潛在書寫心理趨勢。但在十五劃以前各區段漢字彼此出現頻率差距較小（皆在 1 左右），十五劃以上的漢字則出現頻率差距開始拉大（5.78），尤其廿一劃至廿五劃的漢字平均出現頻率明顯相較於其他筆劃區段來得差距更大（8.38）。

若將前面各筆劃區段的俗字平均數與兩百五十個字頭在古代的平均出現頻率對比，數據如下：

	1-5 劃	6-10 劃	11-15 劃	16-20 劃	21-25 劃
平均俗字數	3.08	3.7	4.02	4.28	3.46
平均字頻	12.1	13.02	14.02	19.8	28.18

表三：字頭平均俗字數與平均出現頻率對照

根據此表，基本上反映出筆劃、字頻及俗字使用間的關聯，三者間存在著某種相對應的邏輯，又有部分例外。首先，所謂的邏輯是：在廿劃以前的四個筆劃區段統計數字中，筆劃、結構越複雜的漢字其出現俗寫的機率越高，也就是俗寫越活躍，但其使用的頻率則隨筆劃數的增多降低，可見得出現頻率並不是漢字出現俗寫的主要影響因素。因為平均出現頻率較高的一至五劃漢字，其出現的俗字平均數最少，而出現頻率較低的十六至廿劃，出現的俗字平均數反而最多。

但此種邏輯在廿一劃以上的漢字出現例外的變化，此區段的漢字筆劃數最多，結構最為複雜，使用的頻率持續降低，並且加大了差距，但出現的平均俗字數並沒有往上繼續升高，反而降低至較六至十劃的漢字更少。對此，本文的解讀是人們在書寫漢字時追求便捷的現象，大致是越複雜的漢字出現愈多改造的情形，但到達一定臨界值後（例如本表所示的廿劃左右），當漢字的筆劃、結構過於複雜，且書寫的頻率大幅降低時，其改造漢字的動機就漸趨於薄弱，因而俗字出現的機率較低。因此我們認為：俗字書寫的活躍與否，主要受到筆劃、結構是否複雜的影響，但當漢字的筆劃、結構過於複雜時，則會因出現頻率的降低進而減低人們

書寫俗字出現的情形。

## 五、結語

放眼世界，無論就拼音文字的形成乃至於漢字在楷書前的演化而言，皆體現出人們對於文字這種表情達意工具的便捷追求過程。雖然對於結構複雜的漢字而言，楷書早於千餘年前的隋唐之際定型，且由於各時代在漢字規範上的投入與努力，千餘年來在字形上維持了相當長時間的穩定，基本上沒有大的變化。但就俗字而言，書寫的求便求捷卻是自古而今未嘗有一刻稍歇。儘管科技一日千里，表達溝通的方式越來越多樣化，遠非過去能相比，不過只要漢字仍需要藉由手頭來進行書寫，這會是存在於人們手上、腦中永不停止的習尚。

追求便捷，是身為藉形表意文字系統的漢字長久以來的演化軌跡，即使到了現代，文字書寫也因為書寫工具的進化而更為便捷，中國大陸倡行的簡體字或部分值得商榷之處，但亦是象徵著對漢字書寫便捷追求的渴望。而此種追求書寫便捷進而提昇書寫效率的作法，無疑在俗字的形成與發展乃至於流行扮演著最主要也最直接的角色，同時也是最顯而易見的一面。

本文之作聚焦在俗字主體的形成趨勢「便捷」之上，也就俗字的便捷特性作了分析與歸納以見其流行趨勢之大概。由於存在於古今每個人手頭上的俗字書寫極為複雜，本文代表性的略舉數例，雖無法見其全貌，實則意在突顯俗字之定位與特色。除了歸納分析俗字求便求捷之方式外，文中抽樣調查了俗字字形變化以外的心理現象，同時利用了古代字頻資料庫的比對，藉以印證並釐清筆劃結構、出現頻率與俗字構形三者間的關係，雖僅是抽樣了為數甚少的二百五十個字頭，並非大量的統計，但應能略見古時俗字書寫的流行與書寫心理概況。

關於科技方法與成果的運用，曾榮汾先生曾言：「字頻統計是一種研究方法。它結合統計觀念，在語言學基礎上，利用電腦觀察語言的現象。」並且認為：「一種研究法所能獲得的學術利益往往不是唯一，字頻統計法亦乎如此。」<sup>17</sup>本文在語言學之外將字頻統計的成果運用在以電腦觀察俗字書寫心理現象上，適正印證此言，亦可說是另一種嘗試。

<sup>17</sup> 曾榮汾〈字頻統計法及學術利用〉，《警學叢刊》25卷第2期，1994年12月，頁133。



## 附錄：《敦煌俗字典》俗字抽樣統計表

1. 本表採樣底本為《敦煌俗字典》。各字頭依筆劃排序，每個筆劃區間各採樣 50 字，共 250 字。
2. 字頭依台灣標準字形。
3. 字頻乃以中國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古代漢語語料庫字頻表〉作為比對考察依據。

1-5 畫

字頭	字頻區段	俗字數	頁碼
九	3	1	206
了	1	2	246
八	4	1	7
凡	6	10	106
乞	12	4	314
又	6	3	38
川	5	3	60
干	5	1	123
才	3	4	33
丑	14	2	57
不	1	10	31
丹	6	1	74
井	11	1	204
亢	34	4	219
今	1	2	199
介	18	1	198
六	3	1	251
公	1	3	129
分	2	3	112
及	2	4	175
孔	4	2	223
斗	9	10	90
比	5	6	16
片	12	1	305
乏	20	5	104
包	12	1	11
北	3	1	13
可	1	1	221
叩	23	2	224
叵	44	2	307

叫	5	5	193
句	5	3	210
尼	15	5	288
巨	20	3	211
巧	12	2	323
弁	30	1	24
弘	13	4	153
必	2	4	17
打	5	5	72
扒	46	1	298
斥	30	1	54
旦	12	2	75
本	2	3	15
民	3	9	276
瓜	23	8	135
白	2	1	9
皮	13	2	303
矛	30	1	266
立	3	1	240
友	63	1	7

6-10 劃

字頭	字頻區段	俗字數	頁碼
床	10	8	62
伐	8	2	105
伏	8	4	115
光	3	3	139
冰	13	4	27
地	1	4	82
多	1	14	96
成	2	8	49
次	5	5	65

百	2	1	9
臣	2	8	47
艾	19	2	2
佛	3	15	114
低	11	7	80
兌	30	1	95
別	3	1	25
告	4	1	127
妒	24	8	92
扶	13	2	115
村	11	1	71
沖	13	2	55
甫	18	1	118
肝	24	3	123
卵	30	3	133
貝	25	1	14
乖	20	3	136
典	9	5	84
孤	6	5	133
店	17	4	85
房	6	1	108
杵	31	1	59
初	3	7	58
采	11	1	33
長	1	5	43
阜	26	2	118
封	5	2	113
苟	13	3	132
訃	50	1	118
革	17	3	127
差	7	6	39
恥	15	2	54

案	10	3	4
根	8	5	128
浮	8	6	117
草	4	2	37
躬	18	1	130
釘	30	2	88
骨	9	4	133
高	2	1	127
鬲	42	1	128

11-15 劃

字頭	字頻區段	俗字數	頁碼
乾	10	8	123
唱	11	2	44
婦	6	2	118
崇	9	3	56
帶	6	1	73
得	1	9	79
晨	14	3	48
船	8	5	61
陳	5	1	48
場	12	2	44
廁	36	4	37
粥	24	5	18
復	2	10	120
惡	4	28	103
捶	35	1	63
棒	19	1	11
殘	8	5	35
等	2	8	80
費	13	1	110
傲	25	2	5
感	8	1	124
愁	6	1	57
楚	4	2	59
概	20	4	122
牒	31	6	87

補	13	4	31
逼	18	4	15
電	20	2	85
頓	12	8	95
奪	11	5	97
察	10	1	40
構	22	2	132
福	7	5	117
粹	27	1	70
膏	24	1	126
賓	8	2	26
鄙	19	4	17
餅	27	1	27
幡	27	2	106
德	2	8	79
暴	13	4	12
齊	3	13	134
輪	12	1	108
編	21	1	22
褒	23	2	11
誕	21	1	76
賦	11	4	119
賜	8	4	66
輩	14	2	14
遲	9	4	53

16-20 劃

字頭	字頻區段	俗字數	頁碼
潔	19	3	196
膚	26	2	115
冀	17	5	181
壁	11	6	19
奮	19	2	111
導	21	11	77
疆	21	8	190
窺	19	6	228
篤	18	4	91

縛	20	2	119
鎮	43	1	46
翰	15	3	149
衡	14	2	153
辨	12	6	24
錯	11	3	71
雕	15	3	86
頸	27	2	204
骸	27	2	145
龜	13	6	140
懇	29	2	222
擦	37	1	33
濬	27	1	217
獲	10	3	170
矯	23	3	193
禪	5	8	42
冀	31	4	112
繁	14	1	107
舉	4	6	210
艱	22	1	185
隸	23	4	240
韓	7	3	148
櫃	34	2	142
歸	2	22	139
獵	18	6	246
瞽	30	2	134
禮	2	7	239
穢	26	2	168
翻	10	7	106
藉	24	2	199
薦	13	2	188
豐	13	5	112
離	36	15	237
寵	14	3	56
繪	39	1	168
羹	28	2	129
辭	4	11	65

醜	36	2	194
顛	17	3	84
繼	11	5	180
纂	33	1	70

21-25 劃

字頭	字頻 區段	俗字 數	頁碼
藪	63	3	293
鬪	63	4	90
夔	26	2	228
攝	21	10	357
欄	22	2	231
殲	63	1	185
爛	20	6	232
纏	21	6	42
蘭	10	3	231
蠱	30	4	239
蠟	30	4	230
覽	18	5	232

護	12	5	159
霸	14	5	8
鰓	41	3	138
鶴	9	5	152
黯	28	1	5
囊	20	3	285
歡	8	11	161
疊	18	2	87
聾	30	3	252
響	27	5	302
鑒	19	1	189
龔	38	2	130
戀	17	4	243
攫	43	1	216
曬	38	4	352
竊	15	4	324
纒	63	4	33
蠱	34	2	134
變	5	4	23

麟	22	1	248
攬	32	3	232
羈	20	4	174
蠹	25	5	35
讒	22	2	41
釀	36	1	291
靈	6	10	248
鬢	15	3	26
鹽	20	1	186
籬	22	1	238
蠻	18	1	263
觀	4	9	137
躡	29	2	292
轆	48	3	241
鑊	38	1	170
鵠	48	1	246
鷓	47	1	192
鷺	42	2	209
鸞	49	3	258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敦煌學. 第 32 輯 / 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編輯. —

臺北市：樂學，民國 105.08

面；公分

ISBN 978-986-88194-7-4 (平裝)

1. 敦煌學 2. 文集

797.907

105015520

敦煌學 第 32 輯

ISBN 978-986-88194-7-4

編輯者：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

nhdh5770@gmail.com

執行編輯：洪藝芳

出版發行：樂學書局有限公司

台北市金山南路二段 138 號 10 樓之一

Lexis@ms6.hinet.net

電話：(02) 23219033

傳真：(02) 23568068

定價：500 元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8 月 2016 年 8 月

# STUDIES ON DUN-HUANG

## VOLUME 32

Wang Chuan and Ma Xiaohe, Restored Text of Xiapu Manuscript *Mani the Buddha of Light*

Chou Hsipo, The Baize Cult and Its Changing Images

Lin Jenyu, A Study on Miscellaneous Copies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Eulogy of Mahayana Pure Land"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Lin Xueling, A Study on the Literary Images and Narrative Persuasion in Dunhuang Telling and Singing Literature "Qiu Yin Yi Ben"

Hung Ifang, The Content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on Adoption

Chang Chiahao, An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n the Features of the Buddha's Biographies in Dunhuang Literature

Liang Lil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pells i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Method for Healing the Night Crying of Children"

Huang Chingping, A Study on the Northern School Chan: The Manuscripts of Five Skillful Means and its Dharma Method

Yang Mingchang, Literati entering the Sacred Realm: the Sacred Imagination in Bai Juyi's Writings and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Temples

Liu Huiping, The research of "Sun Yuan jue" story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Also on the source and classifications of China "abandon the old" stories

Tsai Chunglin, An Examination on the Writing Psychology of the Vulgar Characters: A Convenient Perspective

Chien Peichi, The Texts and Images of Hooded Ksitigarbha in Dunhuang

Shi Dacan, The Spread of the *Guangshiyin Scripture* in the Central Plain and Dunhuang

2016.08